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書古微序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尙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傅也自伏生得尙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尙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尙書四十五篇於孔壁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尙書從無稱爲今文者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泰書古文尙書傳之衛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二家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僞古

文晚出而馬鄭亦廢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眞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眞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冰炭之不可入今略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傳言林得秦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秦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秦書於簡則其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藝文志敘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

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漆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必此佚十六篇者卓然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膏陽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其不可信者二

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說盡得其讀并此外壁中所出尙書劉向別錄桓譚新論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者孔安國亦盡得其讀則是安國佚書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字而衛賈馬鄭傳古文者亦不傳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顧其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

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眞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

子金滕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機玉衡之
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疆而誣爲箕比以
無逸篇滯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
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
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背理害
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鄭杜撰肌造之古
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
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
上無師傳且皆反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
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
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

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元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人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馬融以爲日宗月宗星宗河宗海宗岱宗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卽五玉鄭以爲卽五寶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而去四佐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一舜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異於馬馬師衛賈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衛賈賈馬衛杜古文應本劉歆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真古文孰非古文乎且鄭注大學康誥帝典之克明

德與尙書堯典康誥之克明俊德判然不同堯典之以同天爲稽古與皋陶謨之以考道爲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孰不古文乎有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隨臆師心不知受自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瑯王璜平中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衛宏迥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其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旣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尙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於西漢今古文而

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今文說專以東漢鄉壁虛造之古文爲眞古文且謂今文之說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誼幾熄滅於天下予尋繹有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梅傳而作僞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無一師傳之可信正猶易古文家出自費直費直易無章句但以彖象文言繫詞解易而荀虞鄭則卦氣消息爻辰各自創樹不知何本其義理凡繫君德者必推而屬之外事故注大學康誥堯典之明德則皆以爲自明其德及改注尙書則又指明用才俊之人洪範沈潛剛克不言其德性之互濟而謂專攻其陰潛之人以防亂臣賊子違經害義弊等申韓君奭篇則以召公不說周公謂其復

辟以後卽當去位不當專位固寵周公亦自白言我不以後人迷實不爲子孫計皆以世俗之腹度聖賢之心視西漢今文家誼不可同年而語予旣成詩古微二十二卷復致力於尙書墜緒茫茫旁搜遠紹其得於經者凡四大端一曰補亡謂補舜典補九共而並補湯誥又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下篇以及度邑作雒爲周誥之佚篇二曰正譌如正典謨稽古而並正殷高宗彤日爲脗嗣而非爲祭禰微子所問爲大師疵少師疆而非父師箕子金縢之弗辟爲自任而非疑忌梓材爲魯誥而非康誥三曰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決之瀆稽江漢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荊州夷陵有分爲九江之事中游至尋陽別分九派不謂九江且彭蠡在江北不在

江南而漢爲北江江水由胥溪匯震澤吳松爲中江之案定又知雍州黑弱合流潛入青海自合黎視之謂爲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有西王母石室此尙書家舊說至今青海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冰合可度入小島此弱水之明證四曰象天知黃道極爲維斗之極旋繞乎北極周建乎四時終古無歲差故可爲外璇機亦可爲大玉衡而非北斗之玉衡卽北斗之三建亦皆指北方而正子位以佐璇機之用而並非建子建丑建寅之建於是天文地理皆定位於高高下下之中孔思周情各呈露於噩噩渾渾之際天其復明斯道於世盡黜僞古文十六篇並盡黜馬鄭之說而頌西漢古誼於學宮矣乎抑猶不可復明矣乎先王先聖之靈尙其鑒之咸豐五

年正月邵陽魏源序於高郵州

世盛臨鈐古文

不心市其思因

而並非假手

之正論也北平

之正論也北平

水之則通國曰

之正論也北平

之正論也北平

映徽似無陳合

玉南而美繼北

書古微例言上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尙書僞經僞傳僞序三者並發端於
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
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官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
應伏生耄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
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
序庸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
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僞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
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註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出蓋託
詞以幹旋功令也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尙
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于 本朝閻若璩

閣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而尙存兩歧今更廓其瞠郛窮其闕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于世夫毛傳尙可與三家詩並存若偽古文之舛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既經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古文尙書疏證下嚴詞斥駁實證鑿然便當黜之學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偽孔傳偽孔疏別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舛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學宮舍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知東晉梅賾之偽以返於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馬鄭古文說之舛造

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孔安國問故之學此魯一變
至道也自非我國家經學昌明轢唐凌宋安能有此豁暄開
蒙之幸爰附書其端末於目錄後以告承學治古今文之士惟
此書專析西東漢異同其無關今古文者則并經文不載乃書
大傳韓詩外傳之體非歐夏尙書章句薛君韓詩章句之體也
書古微例言中

嘗訝伏生口授今文尙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誼炳若日星歐
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
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
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傳太子如桓榮以稽
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

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敎輒旁歧
劉杜衛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
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牘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下靡然
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亡佚惟韓詩序二卷歷
唐及北宋而亦亡於南渡何哉及讀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
經傳既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
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
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
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

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講章也夫歐陽夏侯不
敝而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敝之馬鄭斥利祿之輩謂俗儒可
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于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
乎並畔伏生大傳而不問且凡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
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卽僞孔傳亦乘馬鄭
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誰之咎
歟烏乎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教之隆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
毫髮之弊苟忘其本教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
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西漢今古文旣阨於東漢馬鄭之凡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